

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
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
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
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
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
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
過一將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
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
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
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
為郡中欽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
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坐事奔

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
遂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
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二馮德化前漢

馮野王字君卿馮昭儀弟也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
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
不改野王部督郵掾役徇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
並不首吏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
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以王舅出為上郡太守而野
王弟立字亦守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
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

卓茂愛民如子後漢

卓茂字子康前漢元帝時遷密令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不忍欺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徃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奉受故未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亭長素喜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

漢曰津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之害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乃下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任延分俸賑給後漢

任延字長孫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

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
童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
給之省諸平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尉勉孝子就
餐飯之

任延省俸嫁娶後漢

任延為允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允真俗
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糶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
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
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
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
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
陳堂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當名

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

寇恂平賊借留後漢

寇恂字子翼光武時為潁川太守在郡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
南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
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
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
險有事隴蜀故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
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
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
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劉昆虎北渡河後漢

劉昆字桓公光武建武五年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縣

向火叩頭多致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峭岵驛道多虎突
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
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
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
此乃長者之言也願命書諸策

鍾離意縱囚如期後漢

鍾離意字子阿少為郡督郵太守賢之遂任以縣事當光武建
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親往給醫藥所部多
蒙全濟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
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
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
心誠良吏也意遂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

宋均恩化後漢

宋均字叔岸光武時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為立學
於縣治滌祀人皆安之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
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大虎豹在山鼯鼯在水
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
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
一去檻穽削除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去中元元年山陽
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浚道縣有唐后二山
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
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
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遷東海相坐法免官東海吏民思均
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

馬援寬信待下後漢

馬援光武時拜隴西太守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收郡中樂業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執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

郭賀見民歌德後漢

郭賀字喬卿光武中累官拜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焉以

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虞延遣囚見悅後漢

虞延字子大光武時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擊各使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

伯魚禁淫祀後漢

第五倫字伯魚光武建武末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怖詐愚民

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更輒行罰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後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嗚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為止高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請廷尉吏民伏闕上書者千餘人顯宗不受其書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數歲拜宕渠令遷蜀郡太守

王况弭蝗後漢

王况字文伯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明帝永平中蝗蟲起太山彌衍充豫過陳留界飛燕不集五穀獨豐

魯恭三異後漢

魯恭字仲康章帝建初元年拜中牟令專以德化不任刑罰許伯等爭田累年不決恭為平理由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奉長從人惜牛不肯遠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不

從之於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白之亭長乃還牛詣獄受罪恭實不問於是吏人信服郡國咸稱魯恭大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然掾肥親往蒞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後位至司徒

庶范五袴後漢

庶范字叔度章帝建初六年為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持短長范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休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乃歌曰庶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

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陳寵葬骨後漢

陳寵字昭公和帝永元初為廣漢太守顯用良史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有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倘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收斂葬之哭聲遂絕

何敞寬和後漢

何敞和帝時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名譽敞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及舉兇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湖陽舊渠百姓頌其

利國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魏霸撫循後漢

魏霸字喬卿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徵拜將作大匠和帝崩典作順陵時歲久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

岑熙德化後漢

岑熙安帝時為魏郡太守招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甕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黃香贍貧後漢

黃香字文疆安帝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嘗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今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金

劉矩弭訟後漢

劉矩字叔方順帝時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惠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獲奉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

周舉示民溫食後漢

周舉字宣光順帝時舉茂材為平丘令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民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

吳祐觀過知仁後漢

吳祐字季英順帝漢安元年為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更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

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柁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柁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吾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宋登見稱神父後漢

宋登字叔陽以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順帝時為汝陽令為

政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陽人配社祠之

种暠懷服遠夷後漢

种暠字景伯順帝末出為益州刺史宣恩遠夷殊俗懷服涼州羌動以暠為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鄧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後匈奴寇并涼二州擢暠為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

由是羌胡龜茲蒞車烏孫等皆來順服焉乃去烽燧除使望邊方晏然無警及卒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焉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

孟嘗還珠 後漢

孟嘗字伯周嘗少脩操行桓帝時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書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鬼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豐登後遷金浦太守郡不

產貨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買糧糶令吏持券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張奐改俗 後漢

張奐字然明桓帝延熹五年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

陳寔清靜民安 後漢

陳寔字仲弓桓帝時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

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

仇覽德化 後漢

仇覽字季智桓帝時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為陳人倫孝行譽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鳴是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

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煥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公沙穆以身禱蝗 後漢

公沙穆字文久桓帝時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

劉虞蝗不入境 魏書

劉虞漢靈帝時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

害不生時隣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孔融興學化民

後漢

孔融字文舉獻帝時為北海相融到郡為黃巾所破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等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如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

劉馥恩化大行

魏書

劉馥字元穎漢獻帝時為揚州刺史暨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道曰典治乃破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場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

高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

戰守備

涼茂歸民

魏書

涼茂字伯方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後漢獻帝時曹操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杜畿為政得民心

魏書

杜畿漢獻帝時為河東太守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牛馬下

逮雞豚大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官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曹操下令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鄭渾教民耕桑 魏書

鄭渾字文公後漢獻帝時曹操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蕪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贖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孟康治能見歎 魏書

孟康字公休魏文帝時為弘農典農校尉郡領吏二百餘人歲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眾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洽能乃爾吏民稱歎焉

盧毓心存利民 魏書

盧毓字子家魏文帝時為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克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

徒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
賴之

周處葬骨 晉書

周處字子隱吳主孫皓時為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
而不決者處詳其枉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
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
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
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

曹攄辯冤緩獄 晉書

曹攄字頽遠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武帝泰始間太尉王衍見
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
適攄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生婦殺姑官為考物寡婦

不...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辯究具
...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慙之曰卿等不幸致
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斬是見家邪眾囚皆涕泣曰
若得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塚吏固爭咸謂
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
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王承寬恕 晉書

王承字安期王湛之子也承性清虛寡欲弱冠有名王衍雅貴
吳之晉惠帝時累遷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
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園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
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云從師受書不覺日暮
承曰鞭撻寤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

寬恕如此

劉弘手書感悅 魏書

劉弘字叔和晉愍帝時為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其在江漢直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群下勵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輿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鄧攸刑政清明 晉書

鄧攸字伯道晉元帝時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關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訊人觀聽善不乃勅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良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

陸徽安民 齊書

陸徽字休猷宋文帝時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詠後為益州刺史亦加督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上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謚曰簡

王志遣囚 南史

王志字次道弱冠尚宋孝武女安國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開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

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虞愿歸蛇 南史

虞愿字士恭宋明帝時為中書郎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貨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

沈憲政聲大著 南史

沈憲字彥璋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為方圓何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暉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為

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

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何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武帝時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

伏胤清恪 南史

伏胤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東昏侯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類以外職處胤令得養焉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出為永陽內史在郡

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勸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

任昉清省

南史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時出為新安太守徙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

蕭勵德化

南史

蕭勵梁武帝天監初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任獸常為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

蕭勵梁武帝天監初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任獸常為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

蕭業斃獸

南史

蕭業字靜曠幼而明敏性敦篤所在留意梁武帝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儼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刺史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

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眾竝異之

傅昭貞正南史

傅昭字茂遠梁武帝天監中為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餽于門側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為害

蕭昱惠化感民南史

蕭昱字子真武帝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

昱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縣有敕追還令受善處昱不
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晉陵太守下
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俄而
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為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
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
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以紀其德

陸襄德化南史

陸襄字師卿梁武帝大同元年為鄱陽內史時鄰郡豫章安成
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
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叔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
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
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

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關既罷讎共
車在政六年郡中太寧郡人李覲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
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

王冲見思南史

王冲字長深梁武帝時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
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

蕭暉感兩虎息南史

蕭暉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侯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
卿梁簡文入居監撫暉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晉陵
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名盛海內為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
愛與新喻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友暉初至郡屬是躬
自祈禱果獲甘潤郡舊多猛獸為害暉在政六年此暴遂息

王猛威惠南史

王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前秦主苻堅
甚見嘉納至是陳武帝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
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
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

張恂清白第一北史

張恂字洪讓魏道武帝時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
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
誄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
親愛之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
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

長年賜牛境中數讓北史

張萇年魏明元帝時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折家貧
雖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
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
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裴延雋興利禮教大行 北史

裴延雋字平子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魏孝
文帝時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
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竭廣袤三十里
皆廢毀多時莫能脩復時水旱不調延雋乃表求營造遂躬自
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
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鄭暉脩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
五年考績為天下最

元淑課農 北史

元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魏孝文帝時為河東太守河東
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
性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秦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
至止田疇始理

崔挺感化 北史

崔挺字雙振仕魏為彭城長史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
行及孝文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
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修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
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
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定
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芥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

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修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

楊津勸勵 北史

楊津魏宣武帝時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天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輪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輪少劣者為受之但無酒以受其耻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

路邕受賜 北史

路邕魏宣武帝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一石賜食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

薛叔三囚受賜 北史

薛叔三囚受賜 北史

薛叔魏孝明帝時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都亭理問寃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

魏蘭根歸女 北史

魏蘭根魏孝莊帝時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傳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大牙不入岐境

于義德化 北史

于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西魏文帝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

專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分家財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

裴佗化蠻歸附北史

裴佗字元化舉秀才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為政有方威惠甚著轉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雖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賜禮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府名勝清白任貞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

崔伯謙恩化北史

崔伯謙字士遜仕齊文宣帝歷京畿司馬天保二年除濟北太守恩化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民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民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

蘇瓊德化北史

蘇瓊齊文宣時為南清河太守有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成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謀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放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

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

袁聿修德化 北史

袁聿修齊後主時出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祭之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友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斂縑布數百匹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敕許之

宇文測安邊 北史

宇文測字季亮周文之族子也西魏文帝時歷位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掠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令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周文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緄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楊弘恩惠 北史

河間王楊弘字辟惡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周武帝時

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初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
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
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立為河間王以行
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
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
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
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三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
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

趙軌直北史

趙軌隋文帝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總管
召為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
訪知禾主直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

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為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軌
勸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

梁彥光北史

梁彥光字修芝隋文帝時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
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
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
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略
無諍訟

裴政北史

裴政字德表隋文帝開皇元年為率夏令加上儀同三司後出
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
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

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懼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脩園囿殆無諍訟

房彥謙惠化 北史

房彥謙隋文帝時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鄆州司馬吏人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鄆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

魏德深清靜 北史

魏德深初為隋文帝挽郎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與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賦贖所在徵歛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

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劫掠唯貴鄉獨全

張玄素感民代死 唐書

張玄素仕隋煬帝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

裴懷古服衆 唐書

裴懷古唐高宗時遷祠部員外郎姚萇酋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招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更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

通神明况裔人邪身至壁撫諭情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維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中宗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推出迎崔宣道始代為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

韋景駿德教安民事文類聚

韋景駿唐中宗神龍中歷肥鄉令方河北飢躬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夫人立石著功

裴寬德服夷夏唐書

裴寬玄宗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月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歡

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

李峴粟賤唐書

李峴折節下士長於吏治玄宗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出為零陵太守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盧真為治清正唐書

盧真玄宗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賊敗故以真代之汙吏斂手中之市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真三人而已

楊仲昌感鸞降樹唐書

楊仲昌字蔓玄宗時以通經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

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為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邳終吏部郎中仲昌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

蔣沆清節唐書

蔣沆肅宗乾元中歷陸渾整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統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救麾下曰蔣沆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張延賞便民就粟唐書

張延賞代宗時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官遷更禁之延賞見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較更為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

薛珏以簡肅漢官唐書

薛珏如代宗時以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後珏至悉除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詣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庶盧翰稱其肅書參閱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

鄭珣瑜清靜惠下唐書

鄭珣瑜字元伯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歛貴發以便民

王播為治考 唐書

王播字明敷德宗貞元中補整屋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為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賊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辟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時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量其才更薦之

陽城撫字 唐書

陽城德宗時出為道州刺史治民知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六

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亦有幸於刺史者治不法事善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恠城不迎以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樓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

柳宗元贖質 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初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

柳公綽定驛 唐書

柳公綽穆宗長慶元年為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馬
係道公綽奏曰北山遯匿乏驛置多關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
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卷随口輒供驛馬盡乃
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
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宦官共惡疾之

設侑仁心化民唐書

殷侑幼有志於學不尚貨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為娛唐敬宗時
累仕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蕩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
侑單身之官安足處公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襁
屬而還

柳仲郢直養唐書

柳仲郢武宗時為京兆尹時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易之禁

私製者比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
嚴明復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
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柳仲郢德行素著唐書

柳仲郢懿宗時累顯仕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
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
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
斥粟為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
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

韓建撫緝兵民五代史

韓建字佐時唐僖宗時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建少賤習為
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

使人題其所服器血牀榻為其名日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韓南郭

郭延魯遺愛 五代史

郭延魯父饒以驍勇事晉高祖有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為將從攻汴以先登功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頌之秋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云

安彥威為政便民 五代史

安彥威字國俊晉高祖時拜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

州命彥威鑿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彥威大為愛之

王周革去苛弊 五代史

三周晉高祖天福中為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蕭乙薛為政得宜 遼史

蕭乙薛性謹愿道宗壽隆間累任劇官以功為北府宰相加左僕射兼東北路都統末帝天慶十年金兵陷上京詔兼上京留守東北路統軍使為政寬猛得宜民之窮困者輒加振恤衆咸愛之

蕭文禮教化民 遼史

蕭文道宗壽隆未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于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為烏鵲所食會霖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高陽民勒石頌之

子敬感盜 金史

穆刺子敬字同文世宗時轉簽樞密院事請老出子敬為河中尹上恐子敬不耐暑改僉與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與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為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

傅慎微濟民 金史

傅慎微字幾先世祖時為京兆郡延環慶三路經濟使許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餉餓者全活甚衆改同知京兆尹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賴其利

劉從益德政見思 金史

劉從益字雲卿東海侯大安元年舉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以事罷後起為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葉自兵興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為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未幾被召百姓請尚書省乞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十四葉人聞之以端午罷酒為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

王浩善政愛民 金史

王浩由吏起身哀宗時初辟涇陽令廉白為閩輔第一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其愛民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為立生祠歲時思之

尹崇善政刻石頌德 宋史

尹崇珂初事周世宗於藩邸以謹厚稱及即位補東西班都知從戰高平有勞績累遷殿前都指揮使宋初出為淄州刺史有善政民請刻石頌德太祖命殿中侍御史李穆撰文賜之

吳元表安民 宋史

吳元表太宗時知河陽淳化五年秋霖河溢奔注溝洫城墮將

壞元表躬涉泥滓督工補塞民多構木樹杪以避水元表命以舟楫設餅餌以食時澶陝悉罹水災元表所部賴以獲安

張詠治民畏愛 宋史

張詠字復之太宗時知益州民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

李允則發廩振饑 宋史

李允則字垂範少以材略聞宋太宗時蔭補衙內指揮使後知潭州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存饑復欲先

振轉運使又執不可久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
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久
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

維岳閔囚宋史

喬維岳字伯周宋太宗太平興國中為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
闕進為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罹覆
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
安北至淮滋總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
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為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砌二斗門
于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厦屋設縣門積水俟
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而
運舟往來無滯矣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

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
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

齊廓訊囚無寃宋史

齊廓字公闢太宗時舉進士第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路刑獄
潭州鞠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
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
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

姚益恭鞭朴不用事文類聚

姚益恭宋太宗時知須城縣鞭朴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道
遮轉運使乞留州以聞賜書賞以粟帛秩滿以著作佐郎知
洪州南昌縣賜衣服銀帶絹五百疋

韓琦全活飢民 事文類聚

韓魏忠獻王琦宋仁宗時益利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租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為廂禁軍檄劍門關戍流移欲東者勿禁全活飢人百九十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范純仁課民種桑 事文類聚

范純仁宋仁宗時知襄城縣有愚愛課民種桑民號其桑為著作林

韓琦振飢活民 事文類聚

韓琦宋仁宗慶曆三年宣撫陝西屬歲大飢羣盜嘯聚者約平之是歲河中同華等十餘州飢民相率東徙選官稜省倉以振之蒲華同三州所活百五十四萬余人他州稱是召琦歸缺

沈邁立斷 宋史

沈邁仁宗時徙杭州為人踈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案皆甘樂傾盡為之耳目刺間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且詣府邁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

張問奏罷牧地 宋史

張問字昌言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止以聞宋仁宗論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

王巖叟禁革宿吏 宋史

王巖叟仁宗時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矣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范純仁治盜 宋史

范純仁宋仁宗時移齊州齊俗凶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贖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系官司徃徃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

引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賊比年大半

杜衍善政見留宋史

杜衍字世昌，髮鬢苦志，厲操尤篤。于學，仁宗時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遙縣，使者薦之，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滿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

趙抃簡易宋史

趙抃英宗時，初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及知成都，以寬為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

謂不免并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會榮誣除轉運使英宗諭誣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張戢勸民孝弟 宋史

張戢字天祺英宗時起進士調閬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受人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歲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

俞允恩威並立 宋史

俞允字公達登進士第宋神宗熙寧中為郡水丞提舉後擢天

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病者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不畏威而懷惠

趙抃治蜀晏然 宋史

趙抃宋神宗以為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注者能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戰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誡莫敢為惡蜀部晏然

許將獄空 宋史

許將神宗時改知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為盜者繫獄將曰是絕

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園皆空父老
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

元絳驗印歸田 宋史

元絳字厚之舉進士第宋神宗擢江寧推官後知永新縣豪
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與券久
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為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
州州使整母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
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偽券續之耳
聿駭謝即日歸整田

濂溪洗冤澤民 宋史

濂溪先生周敦頤宋神宗時提點廣東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瘡
毒之侵雖荒崖絕島入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以洗冤澤

人為已任

呂陶分田 宋史

呂陶神宗時中進士第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
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
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
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稍半供佛曷
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張守約罷役息民 宋史

張守約字希參宋神宗時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墾
墾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其
於河患吾且徐圖之

孫固愛君 宋史

孫固字和父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固宅心誠粹不
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嘗嘗曰
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
君則無不盡矣

馬伸不病民 宋史

馬伸字時中哲宗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騫每調官未嘗擇便
利為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祖前受輸者率以食色玩好為
誅而敗伸請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途假寐以達且常平使者
孫侯蚤行怪問之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侯着于

范純禮恤民 宋史

范純禮字時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奇疎純禮一以

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

范純禮寬政 宋史

范純禮徽宗時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
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
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為惠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鞠享
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捕
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
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
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聞知陛下刑憲
不濫足以為訓爾徽宗從之

陳橐撫字得宜 宋史

陳橐字德應徽宗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時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橐善撫字移知台州合有五邑堂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洽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

張九成書壁自警事文類聚

張九成字子韶宋高宗時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

及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

罹無涯之苦

劉清之撫字有方宋史

劉清之字子澄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宜春縣主簿後

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偽清之白郡及請司清自通判廳始俾偽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為當然而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

王十朋德感名橋宋史

王十朋字龜齡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蓋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喜斷橋以王公名之

王十朋字郡大化 宋史

王十朋字龜齡孝宗時為著作郎後知湖州召對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辦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錢初貢闈又為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跛僂屬間有不善及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而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虞允文勸李繁能 事文類聚

虞允文公允文宋孝宗時為四川宣撫首勦大將任天錫剝下為包苴又劾守令劉洪宋琛等十一人之病民者又薦可為將帥三人進偏裨二百餘人諸軍歡呼四蜀交賀於是開公平之路絕請謁之私而軍政修矣

李繁發廩活民 宋史

李繁字清叔孝宗時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代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叩蜀彭漢成都盜賊蠶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劔外和糴在州者獨多繁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繁感其言奏免之

民大悅乃畫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繁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繁像祠之

朱元晦講荒政立學規 宋史

朱熹字元晦孝宗時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肯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楊簡公平 宋史

楊簡字敬仲宋孝宗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適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

以簡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奇吏觸怒帥命鞠之簡白無罪命鞠平曰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撻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

楊簡善政化民 宋史

楊簡字敬仲孝宗時知嵎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揚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趙方撫字見稱 宋史

趙方字彥直孝宗淳熙八年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洪咨夔便民 宋史

洪咨夔字舜俞宋寧宗嘉定二年進士知龍州州歲貢錢金率科鑛戶咨夔曰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戌邊復苦餽饟為請于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為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茹子飯汝無憂史彌遠

真德秀惠政舉 宋史

真德秀字景元寧宗時進士第後累官江東轉運副使至慶元十五年以實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勳四字為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原流勉其士罷積弊除斛面米中免和糶以惠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

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在社倉以糶及鄉落別立慈幼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計消良田萬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

趙與權以德化民 宋史

趙與權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寧宗嘉定七年進士累遷知安吉州有富民懇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權曉以法開以天理皆欣然感悟又獲媼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日給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

杜杲教民遵父令 宋史

杜杲理宗時知六安縣民有鬻其妻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

謂妻無分法果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銜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余玠治蜀宋史

余玠授四川宣諭使理宗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庸或暫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租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

屬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

王萬大治宋史

王萬理宗時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聽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

向子志立榜伸冤事文類聚

向子志先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于城東壽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奸吏望風解去綬者數十人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冤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

年無告之寃咸得伸雪

傅歧和言服盜 事文類聚

傅歧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閭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圍爭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

許汾為政寬簡 事文類聚

許汾知鄧州兼荆南西路安撫使政尚寬簡務為勸戒而人盡其情寔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在鎮四年一路獄空者八十縣鄰路飢流詔公賑濟活二萬六千九百有奇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召父杜母而立祠于堂

譚澄見稱 元史

譚澄字彥清幼穎敏為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既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為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為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士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土著者賦以時集累擢懷孟路總管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

卜天璋德感神天 元史

卜天璋憲宗時授饒州路總管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

大拜勢遂熄鳴山有虎為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
第一聞

董文炳代償 元史

董文炳字彥明年十六率諸幼弟事母李天人夫人有賢行治
家嚴篤於教子文炳師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
世祖時以父任為臺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
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
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而徵歛日暴民
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寬民前令因軍與之
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
矣吾為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為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
貸家復籍縣間田與貧民為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間

民食以足

王都中以禮義變俗 元史

王都中世祖至元間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谿洞獠僚性
來民間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攝之以威乃
皆悅服郴民染於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籩豆簠簋
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
義理開曉之俗為之變

伯堅見民頌德 元史

耶律伯堅字壽之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入官為工部主
事世祖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
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
地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為災伯

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為磴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磴仍以其事聞于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立石頌其德焉

段直惠政 元史

段直字正卿世祖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將畧地晉城直以其衆歸之

奉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置守命直佩金符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戶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間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為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陳天祥民服威信 元史

陳天祥字言甫世祖至元十三年權知興國軍事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

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為變謀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謀者反為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

吳鼎賑民驗券 元史

吳鼎字鼎臣世祖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宮命入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至禮部尚書宣慶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

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奉稅所請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即鼎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為寢其役三年召授資善大夫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徃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于官官唯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

烏古孫澤獲盜安民 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要求不貪縱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

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遂中止要求
未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
民以考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盡掩有之有使至永
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
間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盜起寶慶武崗皆求旁郡
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誑誤者百有五十
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

暢師文治効 元史

暢師文字純甫世祖時從伯顏平宋及歸舟中惟載書籍後
林侍讀學士二年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
日澍雨大降遂為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餘人
師文憫而出之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乎呼

士及細民恣其取去應訪分司官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
為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內晏然

許楫免徵民稅 元史

許楫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授徽州總管桑哥立尚書會計天下
錢糧叅知政事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徽州
民鈔多輸二千定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定楫詣巨濟曰公欲
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定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
免

陳思濟愛民 元史

陳思濟字濟民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同知浙東道
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浙東倉廩殷實即轉輸以賑之全
活者衆檄上中書奏免之浙東復旱禱于名山兩大澍民賴以